从使役动词的使用看谁的“京味儿”更浓*

——以损公、剑胆和尹箴明的作品为中心

今村圭　汪维辉

提要　清末民初出现在北京的很多白话报纸上的作品都是用当时的北京话口语写作的。然而，即使都是用北京话写的，不同的作品在反映北京话的程度上依然存在着差异。文章以三位京话作家——损公（蔡友梅）、剑胆和尹箴明的作品为例，从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来探讨谁的作品反映北京话的程度更高。通过语料调查和分析，我们初步认为，反映北京话口语程度最高的是损公作品，其次是尹箴明作品，第三是剑胆作品。

关键词　“让”　“叫/教”　使役句　北京话　语料性质

1．引言

根据今村圭(2020，2024)的考察，在清末民国时期反映北京话口语的作品中最常用的使役动词是“让”,“让”替代“叫”的过程已经完成[1]，因此“让”占优势的作品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比“叫”占优势的作品高，或者说“京味儿”更浓。本文拟从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来探讨清末民初三位京话作家——损公、剑胆和尹箴明中谁的作品反映北京话的程度更高。

2．对象资料和分析方法

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搜集了一系列早期北京话的作品，本文拟从中选出三种刊载于清末民初白话报纸上的作品——损公（即蔡友梅）著《新鲜滋味》（刘云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剑胆著《花鞋成老》（姜安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和尹箴明著《评讲聊斋》（王金花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进行考察。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北京出现的很多白话报纸都是用当时的北京话口语写作的[2]，因此，这些小说作品适合用来探讨谁的“京味儿”更浓的问题，从而为深入认识当时的北京口语实况找出更优质的语料。

关于分析方法，为了与今村圭(2020，2024)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本文也同样以木村英树(2012)提出的三种使役句——指示使役句、许容使役句、诱发使役句（下文一般简称“指示句、许容句、诱发句”）为基准进行调查。

指示句（X 叫 Y V[3]）表示人物 X 积极地使令、支使人物 Y 做 V 代表的动作或行为的情况。

(1)“是民政局让你写的？”“不是。”“是公社要你写的？”“不是。”（《小鲍庄》第 202 页）[4]

---

* 本文原为作者今村圭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后在「中国近世語学会」（2024.6.8）上宣读。投寄《雲漢》后，审稿专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于此统致谢忱。文章谬误之处，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1 在清代前期和后期的北京话代表语料《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中“叫”是最常用的使役动词。关于“叫”和“让”的发展关系，参见今村圭(2012)。

2 关于在清末民初时期的白话报纸上出现的北京话语言现象，参看顾迎新(2009)、刘一之(2011)和刘云、李卉(2015)等。

3 X 表示主语名词，V 表示谓语，Y 表示 V 代表的动作或作用的主体，即兼语。

4 与今村圭(2020)相同，例（1）到例（3）源自王安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王安忆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王安忆《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万方《空镜子》（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例(1)是鲍彦荣和要写小说的鲍仁文的问答。两个疑问句中，一个用“让”，另一个用“要”。“让”和“要”都同样用于指示句。

许容句（X 让 Y V）表示人物 X 容许、任凭人物 Y 做 V 代表的动作或行为的情况。

(2)他想：是让弟弟玩还是不让弟弟玩。（《救命车》第 281 页）

例(2)是选择疑问句，前面使用“让”表示允许，后面使用否定形式“不让～”表示不允许。这两个“让”都用于许容句。

在被使役者 Y 做某种动作或行为这点上指示句和许容句是共同的，不同点在于 X 对 Y 的干预方式。指示句是 X 用积极地使令、支使的方式来干预 Y，而许容句则相反，是 X 用不做什么积极的动作——不妨碍 Y 的动作或行为让 Y 做动作或行为的方式来干预。我们可以说，如果把指示句的 X 当作积极的使役者，那么许容句的 X 就是消极的使役者。

诱发句（X 使 Y V）表示 X 致使、导致 Y 呈现某种状态变化的情况，谓语是无意志性的，典型的谓语是跟心理活动或身体状况有关的无意志动词或形容词。

(3)结婚以后的情形让她不由得有点失望。（《空镜子》第 34 页）

3．三种作品中的使役句

3.1　损公作品中的使役句

“新鲜滋味”是一系列刊登在《京话日报》上的小说名称，一共收录二十六部作品。很多研究者指出，蔡友梅的小说作品有鲜明的北京话特色[5]。如谭中华、彭爽(2018:256)认为：“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中的词语忠实地记录了清末民初时期北京话的真实面貌，特点鲜明，价值重大。”

这次我们以《姑作婆》（第一种）、《苦哥哥》（第二种）、《铁王三》（第十种）、《花甲姻缘》（第十一种）、《非慈论》（第二十种）、《贞魂义魄》（第二十一种）和《回头岸》（第二十二种）等作品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中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结果显示，在这七部作品中，与“叫”相比，“让”占有明显的优势。“让”字使役句一共出现了 119 次，三种使役句的例子都有。

【指示句】

(4)狗爷说：“……我打算让你嫂子往前走。”二小说：“你让我嫂子改嫁？开玩笑哇，是怎么着？”（《姑作婆》第 7 页）

(5)铁王三说：“我又不是侦缉队长，那里来的包探？”范三说：“现放着于二，你让他回去一趟不好么？”（《铁王三》第 17 页）

例(4)、(5)都用于对话。例(4)是狗爷和二小的对话。在两个人对话的其他地方，同样的内容使用了其他使役动词表达：“逼他妹妹往前走”。据此我们可以确认此句是使役者积极地干预。使役者是狗爷，被使役者是全氏。例(5)是铁王三和范三的对话。范三给铁王三提供建议，铁王三回家之前，先派人去探明现在家里的情况。使役者是铁王三，被使役者是于二。

【许容句】

(6)二小说：“你是个续弦，人家是坐家女儿，人家是得要瞧瞧你。”狗爷说：“瞧就让他瞧去，反正我也不缺鼻子，也不短眼睛。”（《姑作婆》第 17 页）

(7)招哥儿说：“我父亲作事胡涂，无可讳言。大叔已然责备啦，我父亲也认了错啦。不让我父亲干预我赵家的事情，这原可以。”（《姑作婆》第 25 页）

例(6)、(7)都用于对话。例(6)是狗爷和二小的对话。狗爷答应对方要求的情景。使役者是狗爷，被使役者是姑娘。例(7)是招哥儿对赵爷说的话。在这个例子前面，同样的内容使用了其他使役动词表达：“不准干预赵家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确认例(7)的“让”是用于许容使役。使役者是赵爷，被使役者是招哥儿的父亲。这个例子使用否定形式“不让～”，表示不允许。

【诱发句】

5 参见刘一之(2011)、雷晓彤(2005)和谭中华、彭爽(2018)等。

(8)吴大爷叹了一口气，说：“大哥，我遇见这宗手足，让我有甚么法子。”（《苦哥哥》第 43 页）

(9)范三说：“蒋大姑娘，你母亲好点儿没有？”姑娘说：“让三叔挂念，这两天倒是好了。”（《铁王三》第 12 页）

在这七部作品中，“叫”字使役句仅出现了 3 次，均用于指示句。

【指示句】

(10)全氏点了点头，也没言语，狗爷也就不理他了。这就找裱糊匠糊棚，撒帖子请人，讲轿子搭棚，叫厨子备酒席，喜事就算办起活儿来。（《姑作婆》第 18 页）

(11)大家吃完了，铁王三在正房头里，叫人放了张桌子，上头铺了块红毡子。（《铁王三》第 8 页）

(12)马氏以为是哈尔滨反了呢，当时说道：“怎么著，那个地方反了？咱们孩子倒平安哪？兵荒马乱的，写信叫他辞差罢。”（《非慈论》第 92 页）

例(10)、(11)都用于陈述句。例(10)是狗爷做喜事时准备的情景。使役者是狗爷，被使役者是厨子。例(11)是铁王三命令下人做准备的情景。使役者是铁王三，被使役者是下人。例(12)用于对话，是马氏对牛兰谷说的话。使役者是马氏，被使役者是崇格。例(10)和例(11)的“叫”都不能完全排除有“呼唤”义的可能性，但是例(12)是写信给予指示，很难看出“叫”有“呼唤”义，由此我们能确认“叫”是作为表使役的标记使用的。

我们把《新鲜滋味》七部作品中“让”和“叫”的用法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下：

表 1　损公作品中“让”和“叫”字使役句用法分布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让”	72(32)	29(13)	18(15)	119(60)
“叫”	3(1)	0	0	3(1)

＊表中的（ ）内数字表示用于对话的数量。下同。

由表 1 可知，在《新鲜滋味》七部作品中，相较于“叫”，“让”占有明显的优势。

3.2　剑胆作品中的使役句

《花鞋成老》收录了六部作品：《花鞋成老》《阜大奶奶》《何喜珠》《劫后再生缘》《李傻子》和《张铁汉》。作者剑胆，是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他很多产，刘云(2013)列举的晚清民国时期的北京话材料中就有两百部左右剑胆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山田忠司(2012)指出，《阜大奶奶》的语言具有很鲜明的北京话特色。

我们以《花鞋成老》《阜大奶奶》和《李傻子》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中使用了哪些使役动词。结果显示，虽然在这三部作品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总的倾向具有一致性，即与“让”相比，“叫（教）”占有明显的优势。在这三部作品中，“叫（教）”字使役句共有 123 个，三种使役句的例子都有。

【指示句】

(13)写完遂教成老画押，又教成老按上一个中指的斗迹。（《花鞋成老》第 9 页）

(14)阜大少道：“你住在这里最清净，短什么用什么，就叫人告诉管事龚二去办。”（《阜大奶奶》第 48 页）

例(13)用于陈述句，是花鞋成老等写下字据的情景。使役者是狗蝇德子，被使役者是花鞋成老。例(14)用于对话，是阜大少对玉蚨说的话。使役者是玉蚨，被使役者是下人。

【许容句】

(15)成老一看，遂硬着头皮说道：“你们诸位什么事拦着街门，不教我出去？”（《花鞋成老》

第 27 页）

(16)那罗五糟儿知道这件事情，未免也有些气闷，每每端起酒盅来就叨翻，先将阜大少骂了一顿，复又数说罗白氏，不该叫儿子常福去打架。（《阜大奶奶》第 66 页）

例(15)用于对话，是巡警等将成老围住的情景。使役者是巡警等，被使役者是花鞋成老。这个例子使用否定形式“不教～”，表示不允许。例(16)用于陈述句。罗白氏将在阜府呕气抓打一事告诉常福，常福一听就生气，马上到阜府打了一架。至于这件事，罗五糟儿觉得罗白氏应该阻止常福去打架。使役者是罗白氏，被使役者是常福。

【诱发句】

(17)这们办，一切闲言暂时收起，听在下我把这花鞋成老的故事演讲出来，管保叫您开心解闷。（《花鞋成老》第 1 页）

(18)老太太交给我的这套话，要照样儿同人家一提，岂不叫人多心吗？（《李傻子》第 183 页）

在三部作品中，“让”字使役句一共有 6 个。其中 3 例很相似。

(19)文氏一听，连忙答应了一声，只好让玉二姑娘同成老一齐走入，回手将门关上。（《花鞋成老》第 19 页）

(20)不行不行，那天在饭馆子里，已然碰了他的钉子，再说又与玉禄他们爷俩，当时弄了挺僵，满打怔往里走，也不能让我上房去坐。（《花鞋成老》第 20 页）

(21)王聋子怔怔道：“他找崔二升的吗？那就让他屋里坐去。”（《阜大奶奶》第 47 页）

这 3 例都是主人等请人进来的情景。这种情况在“让”以“礼让”义用于兼语式的时候较多见。此外，下面例(22)也是“让”作为保留“礼让”义的动词用于兼语式时较为多见的情况。

(22)这里阜大少便叫小虎把点心盒子打开，让玉蚨随便用些点心。（《阜大奶奶》第 48 页）

这 4 例中的“让”都存在还带有“礼让”义的可能性。剩下 2 例的使用情况与上面 4 例不一样，很难看出“礼让”义，如下。

【指示句】

(23)黎泽福一面卷画，一面说道：“还是去找贾老西，让他看看再说。”（《阜大奶奶》第 68 页）

例(23)用于对话，是阜大少和玉蚨为了准备钱，与黎泽福商量一下变卖什么的情景。使役者是黎泽福，被使役者是贾老西。

【许容句】

(24)愣爷见傻爷闹这种怪现象，遂说：“二爷，您算啦吧，这们出拾金，也直得这样的叫好儿？要是让您听上小叫天儿，那还记得李爷贵姓啊！”（《李傻子》第 163 页）

例(24)用于对话，是愣爷和李憨云一起来听戏的时候，愣爷看到李憨云一直叫好的样子，对李憨云说的话。使役者是愣爷，被使役者是李憨云。

由此可见，在这三部作品中，“让”字使役句不仅使用数量不多，而且用法也受到限制。

我们把《花鞋成老》《李傻子》和《阜大奶奶》中“让”和“叫（教）”的用法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下：

表 2　剑胆作品中“让”和“叫（教）”字使役句用法分布[6]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让”	1(1)	1(1)	0	6(4)
“叫”(教)	94(47)	14(13)	15(12)	123(72)

6 《花鞋成老》和《阜大奶奶》中的“让”字使役句，大部分都是“让”还带有“礼让”义的可能性比较高的用例，因此我们对例(19)到例(22)没有进行分类。

由表 2 可知，在三部作品中，“叫（教）”比“让”占有明显的优势。

3.3 尹箴明作品中的使役句

《评讲聊斋》收录了五部作品：《曾友于》《花姑子》《婴宁》《胭脂》和《凤仙》。在清末民初时期，把《聊斋志异》改写为京味儿小说很受欢迎，已有研究指出，它们大量运用了北京土语[7]。

我们调查了这五部作品里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发现这五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一种是使役动词“让”的使用多于“叫”；另一种情况却截然相反，即“叫”比“让”使用得多。我们首先看一下“让”使用得多的《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在这三部作品中，“让”字使役句一共有 42 个，三种使役句的例子都有。

【指示句】

(25)却说友于一定让继祖归回家去，继祖无法，夫妻痛哭而去。（《曾友于》第 37 页）

例(25)用于陈述句，是曾友于命令不想归回的继祖归回家去的情景。使役者是曾友于，被使役者是继祖。

【许容句】

(26)不如就依从着他，还让他照旧跟着你。（《曾友于》第 36 页）

例(26)用于对话，是曾孝听了继祖不想回家的理由以后，对曾友于说的话。使役者是曾孝，被使役者是继祖。

【诱发句】

(27)再者他的消息灵通，不用上外国，就在山里一藏，就让人没法儿下手。（《花姑子》第 72 页）

“叫”字使役句共 25 例，主要用于指示句和诱发句。

【指示句】

(28)老太太又叫子服出去，把长工叫进来，让他在外院客厅吃点儿酒饭。（《婴宁》第 100 页）

例(28)用于陈述句，是为了给在外面等待的长工吃点儿酒饭，老太太命令王子服出去把长工叫进来的情景。使役者是老太太，被使役者是王子服。

【诱发句】

(29)自己一想，离着这们远，还是不得安生，可又不肯听劝，这不是诚心叫我为难吗？（《曾友于》第 20 页）

在《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这三部作品中，“叫”用于许容句的情况只有以下《婴宁》中的一例：

【许容句】

(30)我们娘儿两个，说了会子话儿，说不叫我惊动你，他老人家已经回去了。（《婴宁》第 112 页）

例(30)用于对话，是婴宁告诉王子服昨天夜间老太太来我们这儿的情景。使役者是老太太，被使役者是婴宁。这个例子表示不允许。

我们把《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中“让”和“叫”的用法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下：

7 参见孟兆臣(2009)和刘云(2018)等。

表 3　《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中“让”和“叫”字使役句用法分布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曾友于》	“让”	9（2）	6（1）	0	15（3）
	“叫”	5（0）	0	2（1）	7（1）
《花姑子》	“让”	4（2）	7（3）	3（3）	14（8）
	“叫”	7（2）	0	1（1）	8（3）
《婴宁》	“让”	3（2）	6（2）	4（1）	13（5）
	“叫”	6（1）	1（1）	3（2）	10（4）

通过表 3 我们可以发现，三部作品在表示许容使役时，与“叫”相比，“让”占有明显的优势。不同之处在于表示指示使役时，在《曾友于》中“让”的使用数量多于“叫”，但《花姑子》和《婴宁》中“叫”的使用数量比“让”多；表示诱发使役时，情况却相反，在《曾友于》中只用“叫”没用“让”，但《花姑子》和《婴宁》中“让”的使用数量比“叫”多。据此可知，三部作品在许容句上“让”占有明显的优势，而在指示句和诱发句上“让”和“叫”的使用则是平分秋色。

按照今村圭(2012)，“让”替代“叫”的过程如下：“让”开始作为使役标记使用以后，首先在许容句上的使用多于“叫”，之后又逐渐在其他两种使役句上占据优势，成为最常用的使役动词。根据这个替换过程，我们可以说，在上述三部作品中“让”和“叫”的使用情况相当于“让”和“叫”的替代已经处于颇有进展的状态。

《凤仙》和《胭脂》里的使役句情况与前三部作品相反，即“叫”的使用数量多于“让”。两部作品情况亦略有不同，因此，下文分别予以讨论。

在《凤仙》中，“叫”字句出现了 8 次，“让”字句出现了 7 次。而“叫”字使役句则与上面讨论的三部作品一样，只用于指示句和诱发句。

【指示句】

(31)于是两个人，就近打了座店住下，叫小二把马喂上，两个人要酒要菜。（《凤仙》第 190 页）

例(31)用于陈述句，是两个贼寇到店以后的情景。使役者是两个贼寇，被使役者是小二。

【诱发句】

(32)我既认了头，决不叫你们老爷们为难。（《凤仙》第 192 页）

至于“让”字，三种使役句的例子都有。

【指示句】

(33)你跟我说了个挺好，到是那一天，我上那儿娶去呀？你总得让你家姑娘给我一个准信儿，我才能给他裤子哪！（《凤仙》第 158 页）

例(33)用于对话，是刘赤水对丫鬟说的话。刘赤水有点儿担心姑娘说了不算，因此说了这些话。使役者是丫鬟，被使役者是姑娘。

【许容句】

(34)刘爷既跟人家是亲戚，不好推辞，想着大约也许住的是房子，要是山洞，能让我去吗？（《凤仙》第 183 页）

例(34)用于陈述句，是丁二官人请刘赤水来自己家住一天的情景。使役者是丁二官人，被使役者是刘赤水。这是一个反问句，意思是如果丁二官人住的地方是山洞，他不会允许刘赤水去他家。

【诱发句】

(35)我看娘子醉到这样，如何能顾得再脱衣服。真要这们穿着睡，倘或一个呕吐起来，脏了衣服，未免可惜。即使没有还席的毛病儿，穿着也裹的慌啊，而且冻着，也不是玩儿的。……我得尽点儿义务，替他脱脱吧，谁让人家孩子，醉到这步天地了呢。（《凤仙》第 160 页）

例(35)是“谁让～”形式特有的抽象用法[8]。“谁让”以后的部分表示的是替她脱衣服的原因[9]。

我们把《凤仙》中“让”和“叫”的用法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下：

表 4　《凤仙》中“让”和“叫”字使役句用法分布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让”	4(2)	2(0)	1(1)	7(3)
“叫”	5(3)	0	3(1)	8(4)

由表 4 可知，在《凤仙》中“让”和“叫”的使用数量差别不大，此外“让”和“叫”的使用倾向与上述《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很相似，即“让”用于三种使役句，而“叫”只用于指示句和诱发句。

那么，为什么《凤仙》与三部作品不同，“叫”的使用数量比“让”多呢？我们初步推测，原因在于许容句的使用上。在《凤仙》中使用兼语式表示允许或放任的例子本来就不多，除了两例“让”字使役句外，仅有三例“容”字使役句[10]。

(36)喝！这倒不错，我的床上，岂容你们在此睡觉？（《凤仙》第 156 页）

(37)你既愿意，容我再慢慢儿告诉您呀！（《凤仙》第 158 页）

这种由“容”构成的使役句的例子，也出现在《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等三部作品中，在《曾友于》和《婴宁》中我们还发现了用其他使役动词表示允许或放任的例子。

(38)话表曾孝因为女儿死了，要去找亲家打群架，一约会友于，友于不应，刚要劝劝哥哥，奈因在气头子上，如何能听，也只好任凭他去吧。（《曾友于》第 4 页）

(39)没有事故，不许子服出去闲游荡，就连喝个野茶儿都不让去，一则怕荒了学业，二则怕遇著坏人勾引著胡跑去。（《婴宁》第 77 页）

我们认为，在《凤仙》中，这种使用兼语式表示允许或放任的场面本身就不多，因此影响到了“让”的总数量。如果出现更多许容使役情况的话，“让”超过“叫”的使用数量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尽管在《凤仙》中“叫”的使用多于“让”，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在《凤仙》中“让”和“叫”的使用情况与《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这三部作品相近。

最后我们看一下《胭脂》中“叫”和“让”的使用情况。与《凤仙》不同，在《胭脂》中“叫”的使用明显多于“让”。“叫”字使役句一共有 18 个（《胭脂》中有一例“教”用于使役句，我们统计时也计入“叫”字使役句），三种使役句的例子都有。

【指示句】

(40)吴公吩咐暂且停刑，叫宿介快快讲来。（《胭脂》第 143 页）

例(40)用于陈述句，是吴公在堂上命令宿介从实招来的情景。使役者是吴公，被使役者是宿介。

【许容句】

(41)吴公问到此处，吩咐衙役带鄂秋隼，并不叫胭脂下堂。（《胭脂》第 139 页）

例(41)用于陈述句，是使用否定形式“不叫～”表示吴公不允许胭脂下堂。使役者是吴公，被使役者是胭脂。

【诱发句】

(42)如今这们干耗着，实在教人纳闷儿。（《胭脂》第 121 页）

“让”字使役句一共有 5 个，只用于指示句和许容句。

【指示句】

8 参见平井和之(1986)和胡德明(2009)。

9 例(35)看起来不同于三种使役句，之所以将其归入诱发句，是因为它更不符合指示句和许容句的特征。

10 卢小群(2014)指出，“容”字句是北京话中的一个富有特色的句式，构成兼语式时只能表示“允让”义。在我们所调查的《评讲聊斋》中出现的“容”字使役句基本上都用于表示允许的场合。

(43)俗说施公听王氏所供，暗暗记下，然后又让他重叙了一遍，人名儿不错，这才叫书班，录了一套供，画上十字，印了斗箕。（《胭脂》第 147 页）

例(43)用于陈述句，是施公在堂上命令王氏再讲一次的情景。使役者是施公，被使役者是王氏。【许容句】

(44)一会儿掌上灯烛，王氏预备了点儿酒菜，让宿介喝，自己坐在一旁打牙撂嘴儿。（《胭脂》第 124 页）

例(44)用于陈述句，使役者是王氏，被使役者是宿介。在这个例子中确实存在王氏对宿介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像指示句那种强力干预，是王氏好意劝宿介喝的，可以说是一种微弱的干预，因此算许容句或许更合适。

我们把《胭脂》中“让”和“叫”的用法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下：

表 5　《胭脂》中“让”和“叫”字使役句用法分布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让”	4(2)	1(0)	0	5(2)
“叫”	13(3)	1(0)	4(3)	18(6)

由表 5 可知，《胭脂》与《评讲聊斋》中的其他四部作品有很大差异：“叫”占有明显的优势。如前所述，当时在反映北京话口语的作品中最常用的使役动词是“让”，“让”替代“叫”的过程已经完成，因此“让”占优势的作品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比“叫”占优势的作品高，由此看来，《胭脂》反映北京话的程度要比其他四部作品低一些。

3.4　三位作家作品之间的比较

前面我们对使役动词在三位作家每部作品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并具体分析了同一个作者不同作品之间存在的差异。基于上文的语料调查和分析，我们将三位作家作品中使役动词的用法归纳为表 6。其中，《评讲聊斋》中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以《曾友于》《花姑子》《婴宁》和《凤仙》为一组，《胭脂》为另一组。

表 6　三位作家作品中“让”和“叫(教)”字使役句用法分布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损公作品	“让”	72（32）	29（13）	18（15）	119（60）
	“叫”	3（1）	0	0	3（1）
《曾友于》等	“让”	20（8）	21（6）	8（5）	49（19）
	“叫”	23（6）	1（1）	9（5）	33（12）
《胭脂》	“让”	4（2）	1（0）	0	5（2）
	“叫”	13（3）	1（0）	4（3）	18（6）
剑胆作品	“让”	1（1）	1（1）	0	6（4）
	“叫(教)”	94（47）	14（13）	15（12）	123（72）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让”占优势的作品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比“叫”占优势的作品高。从表 6 来看，三位作家作品在使役动词的使用上有明显的差异，这意味着它们在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上存在着差异。在这些作品中，“让”使用得最积极的是损公作品，在损公作品中“让”占有明显的优势。许多研究者都发现他的作品京味儿特征很突出，比如刘一之(2011:565)明确指出：“在这些作者（按：清末民初时期的办报人）中，蔡友梅的京味儿最浓，其文中出现的北京话语词最多。”

我们可以说，在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上，损公（蔡友梅）的作品比其他同时期的作者都要高。

“让”的使用多于“叫”的现象也体现在《评讲聊斋》四部作品中，但损公作品中“让”占优势的情况更明显。据此，我们认为损公作品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更高。

与损公作品和《评讲聊斋》中四部作品不同，《胭脂》和剑胆作品都是“叫(教)”占有明显的优势。相比之下，《胭脂》和剑胆作品反映北京话的程度低一些。

剑胆作品也有很多北京话特有的词汇等，但是按照翟赟(2018)，剑胆作品可能受到了南方话的影响[11]。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叫”或者相当于“叫”的“喊”和“告”用于使役句的情况在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都有，但在大多数南方方言中“让”并不用在使役句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剑胆作品中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也有可受到了南方话的影响。

4．结语

我们首先考察和比较了损公著《新鲜滋味》、剑胆著《花鞋成老》和尹箴明著《评讲聊斋》中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发现三位作家作品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如下图所示：

损公作品 ＞ 尹箴明著《评讲聊斋》中四部作品 ＞ 尹箴明著《胭脂》和剑胆作品

像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损公（蔡友梅）的《小额》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非常高，可以把《小额》看做准确反映当时北京话口语的“典型语料”[12]。经过本文的调查，我们认为，他的《新鲜滋味》也应该被看做准确反映当时北京话口语的“典型语料”。此外，《评讲聊斋》中的四部作品（《曾友于》《花姑子》《婴宁》和《凤仙》）也是研究当时北京话很有用的语料。

〈参考文献〉

顾迎新 2009.〈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的语言特色〉,《明清小说研究》3:179-189
胡德明 2009.〈“谁让”问句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191-201
今村圭 2012.〈明清白話小説における使役表現の変遷—“让”を中心に—〉,《中国語学》259:124-141
今村圭 2020.〈从使役动词的使用看几种北京话语料的性质差异－－以《小额》、老舍作品和王朔作品为中心〉,《语言学论丛》62:237-254，北京：商务印书馆
今村圭 2024.〈从使役动词的使用看清末民国时期汉语会话课本和《小额》之间的语料性质差异〉,《中国語研究》66:10-21
雷晓彤 2005.〈近代北京的满族小说家蔡友梅〉,《满族研究》4:108-116
刘一之 2011.〈清末民初北京话语词札记〉,《中国语文》6:565-569
刘云 2013.〈早期北京话的新材料〉,《中国语文》2:170-177
刘云 2018.《早期北京话语法演变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云、李卉 2015.〈清末民初北京话的语法特点〉,《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4:87-89
卢小群 2014.〈北京话中的“容”字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40-144
孟兆臣 2009.〈从书场献艺到报纸连载－－张智兰、庄耀亭、尹箴明的“评讲〈聊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1-4
木村英樹 2012.〈ヴォイスの意味と構造〉,《中国語文法の意味とかたち—「虚」的意味の形態化と構造化に関する研究—》187-213，東京：白帝社
平井和之 1986.〈“谁让～～”という形式の一用法について〉,《教学通讯》8:28-36

11 翟赟(2018:206)曾简述剑胆的个人经历：“浙江人，出生于 1870 年，久居北京，大约于 1908 年跻身北京报界。”

12 关于“典型语料”，参见汪维辉、胡波(2013)。

山田忠司 2012.〈民国初期报刊小说语言中的白话情况－－以《京话日报》上刊登的小说为语料〉，北京语言大学演讲稿

谭中华、彭爽 2018.〈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中的词语特点及价值〉，《华夏文化论坛》1:248-256

汪维辉、胡波 2013.〈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使用问题——兼论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中国语文》4:359-370

翟赟 2018.《晚清民国时期南北官话语法差异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